

王小慧

观念摄影系列作品集

花之惑

The Eros of Flowers

Xiao Hui Wang CONCEPTUALIZING PHOTOGRAPHY

上海文化出版社



王小慧

观念摄影系列作品集

花之惑

The Eros of Flowers

上海文化出版社

Xiao Hui Wang CONCEPTUALIZING PHOTOGRAPH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之惑:王小慧观念摄影系列作品集/王小慧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9

ISBN 7-80646-555-3

I.花… II.王… III.花卉-摄影集-中国-现代 IV.J4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5323 号

花之惑——王小慧 观念摄影系列作品集

著 者 王小慧

责任编辑 沈以澄

装帧设计 周艳梅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lcm.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文高图文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2

印 张 10

插 页 2

图 文 119 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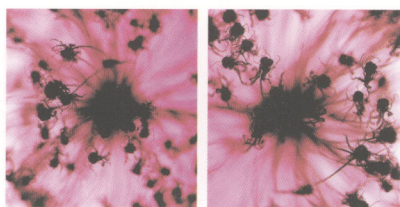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100 册

书 号 ISBN 7-80646-555-3/J·126

定 价 98.00 元

感知小慧



我与王小慧认识的时间不长，交往的程度不深，原本是不该对她说些什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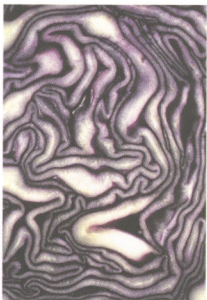
大约是在1997年，她曾经来上海美术馆举办过个展，但是因为出访欧洲，那一次我未能与她见面，也未能领略到据说是轰动申城的《王小慧摄影回顾展》的风姿。

前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她的一本画册——《花之灵》，也见到了同样充满灵性的她。因为认识了她，我找出她的著作《我的视觉日记》，匆匆忙忙翻读起来，试图对这位身兼作家、艺术家、建筑设计师等多重身份的公众人物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上个星期，我有幸先睹了她的又一本画册——《花之惑》的打样稿，惊喜之情难以言状。坦率地说，尽管早已跌进了“不惑”的年龄，但是这一次却被着实“惑”了一下——不仅仅因为手中的图像，更因为眼前的她。

这本画册里，王小慧以自己饱经磨难、天人两隔的生命体验，将镜头逼近了花卉、果实的生死过程，既流露出她对生命无常的感慨，也表达了她对生活的一如既往的冲动和热情。正是借用了小慧的眼

睛，我得以走近小慧，透过她温文尔雅的外表，窥见到她心底波澜壮阔的涌潮。



事实上，王小慧镜头中的物体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存在，但是，如同太多的同类题材的作品一样，我们从来没有像小慧那样设身处地地去靠近过它们、感知过它们。当我们跟随小慧调整过焦距的镜头，一旦面对这些自以为是

不屑一顾的再熟悉不过的形态时，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诧耳目全新的陌生领域。



无论是新生的蓓蕾还是盛放的花朵，无论是干枯的茎叶还是腐烂的须根，王小慧作品中的花果已然不是自然属性下的形态，它们具备了人的神情和性格，与你展开着灵魂的对话和交流。她直面花颜易逝，她不忍枯萎凋零，正是因为这样“顺其自然”的悲凉凄切，生命才被证实了存在，才有了生生不息的繁衍和亘古不灭的永恒。没有习惯的娇艳妩媚，没有约定的搔首弄姿，王小慧剥离了物象的浮华外壳，解构了物象的繁冗肢体后，将它们的心灵赤裸裸地袒呈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和着这生命的律动，一起怦然心跳。

或许是小慧传奇般的经历，为她的作品注入了传奇般的品格：在冲突中寻求和谐，在和谐中寻求创造。我想，只有体悟过生命真谛的人，才能这样思考；只有具备了东方式的含蓄和西方式的率真，才能焕发出这样生机勃勃的情韵。经过一次次面对面地碰撞后，我们不难解读出作为一名学贯东西的女性艺术家渴望生命、把握生命的炙热情怀。

有人把女人比作花，花可以装扮生活；也有人把女人比作书，书可以滋养心灵。其实，一个优秀的女人本来就具有花的外貌和书的内核，正如这本《花之惑》一样，让人会情不自禁地去欣赏它、品味它、感知它，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以心相照。

匆匆写下这点感受，算是对小慧的盛情相约有个交代。当然，我更期待着她的“花之系列”能够在上海美术馆如期展出，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走进小慧的光影世界，共同分享生命的恩赐。

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 李向阳

2003年9月于上海



花之性与人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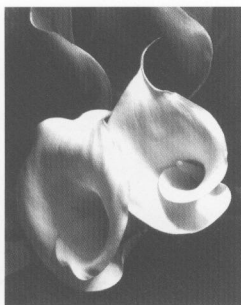
没有人能够说出小小的花卉之中究竟包含着多少秘密——艺术史上无数艺术家对花卉所倾注的激情，尤其是视觉艺术家对花卉的钟爱，可以串起一段或柔美凄婉，或鲜艳夺目的历史。花之美艳动人而朝生暮死，将生命的灿烂和短暂全都浓缩在艺术家刹那的灵动之间。其实对花卉的成功描绘，并非真正源于花卉本身的魅力，重要的在于艺术家敏感的心灵。否则这么多年来艺术家眼中的花卉常看常新，就会失去深层的意味。因此读王小慧的花卉摄影新作，也就有了许多感慨，在花之性和人之情的漫漫缠绵之中，悟出了“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别样情怀。

回溯历史：女性摄影与花卉的不解之缘

女性与花，向来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在摄影诞生以来短暂却又精彩的岁月里，许多摄影家都将花卉的拍摄作为人生探索的莫大乐趣。然而真正在花卉摄影上成其大业者，却不多见。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和花卉本身的特征与局限有关。然而一些出色的女性摄影家镜头中的花卉，却往往“开放”得或妖艳无比，

或伤感多情。

美国女摄影家伊莫金·坎宁安 (Imogen Cunningham, 1883 — 1976) 对花卉摄影就情有独钟，她有一个奇妙的哲学观念：将摄影的空间想象成一个浅浅的盒子，里面充塞着各种形式构成并且在表面呈现出来，因此具有双重性——既是具体的材料又是装饰性的。在坎宁安的眼中，构成形式几乎就是一切的可能，从而在表面得以明确地表现：包括一个人的躯体，或者是一块圆石，或者是植物的叶子。这一被称为“直接摄影”的方式，在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是一种创意的实验，影响了以后的许多摄影家的创作。遵循这样的观念，坎宁安所创作的花卉摄影，尤其是通过大特写所表现的自己家中花园的花卉作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当今的拍卖市场上价格一路上扬。1998 年，美国斯沃恩画廊获得其第一笔 100 万美元的拍卖收入，其中由坎宁安在 1925 年拍摄的摄影作品《木兰花》就达到了 211500 美元的价格，成为这位女摄影家作品拍卖的最高记录。她曾在这幅代表作《木兰花》旁边这样写道：“木兰花，我所拍摄的最普通的东西，依旧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展出。……我希望有一天我会拿出更好的。你相信吗？”面对她的照片，我们只有一丝遗憾，在 1976 年去世的坎宁安无法再创作更好的作品，但她所留下的却已经是相当优秀了。



坎宁安《马蹄莲》

另一位女性摄影家蒂娜·莫多蒂 (Tina Modotti, 1896—1942) 出生于意大利，这位美丽的女性曾经是默片电影时代的演员，在一些好莱坞的影片中担任过并不太出名的角色。莫多蒂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和革命活动家，1927 年加入过墨西哥共产党，即使是在被流放的岁月中，她也一直在法国、西班牙等地投身革命运动，直至突然去世。作为一位艺术摄影家，她在静物尤其是花卉的拍摄中注入了政治的象征符号，并以独有的激情而成为典型的女性形象。



坎宁安《木兰花》

从摄影的角度考察莫多蒂，不能不提到：莫多蒂是从她的情

人、美国著名的摄影家爱德华·韦斯顿那里学习摄影技术的，而韦斯顿以莫多蒂为模特儿，拍摄了很多肖像作品和很有影响力的人体摄影，成为他们短暂合作的重要结晶。一张题为《白色鸢尾花》的作品，以朦胧的色调和神秘的氛围，将韦斯顿对莫多蒂隐秘的恋情展现在画面中，让人遐想。也许从这时起，莫多蒂就和花卉有了神秘的不解之缘。



韦斯顿《白色鸢尾花》

这以后，莫多蒂在传统的花卉摄影中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力。但是她不是去简单记录其经典的美丽形态，而是更多地注重其恣意放荡的观念形态。比如在一丛玫瑰中，以图像的傲慢和无力的形态，暗示着一种无可避免的颓废。她还常常以一些人们不太注意的植物，构成了对贫民阶层的同情。甚至她在花卉摄影中所展现的关于人类性爱的暗示，远远早于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摄影家梅普尔索普的花卉摄影，以及画家奥古夫相同类型的花卉油画。她的代表作《玫瑰，墨西哥》在1991年的秋季拍卖中价格高达165000美元，刷新了当时的照片拍卖记录。1993年，收藏者以1895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莫多蒂的白金版照片《两朵马蹄莲》。我们看到的这幅《玫瑰，墨西哥》，画面上四朵玫瑰以雕刻般的造型出现在摄影的平面空间里，这就是20年代纯粹主义者经典的作品，它要求观众更多地关注画面中呈现的微妙的影调结构，从而产生相关的联想。女性的柔情和强烈的政治激情，在花卉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回过头来审视王小慧的花卉作品，在她好几年前的作品中，似乎都已经有了对这些前辈作品的超越意境。



莫多蒂《玫瑰，墨西哥》

大约是在四年前，王小慧因为一次偶然，开始了花卉摄影的创作。“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拍花拍得如痴如狂，为了拍这些花真没少牺牲吃饭睡眠的时间，几乎快到夜不成寐的地



莫多蒂《两朵马蹄莲》

步……”。这样的一种感情的投入，甚至到了“所以我都怕朋友们再送我鲜花了，因为唯恐看到花又没法克制自己的拍摄欲望”。这样的拍摄是从1999年7月她补过生日的那一天开始的，而在这以前，她或许没有机会一下子接触如此多的、如此艳丽的鲜花，或许因为以往生活中的重大挫折还没有使她心灵得以充分的恢复，从而能有这样一份心情面对花的魅力。然而创造力的突然爆发，就像火山熔岩一样，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而造就的，一旦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就会转换成一种控制不住的艺术创作激情，以致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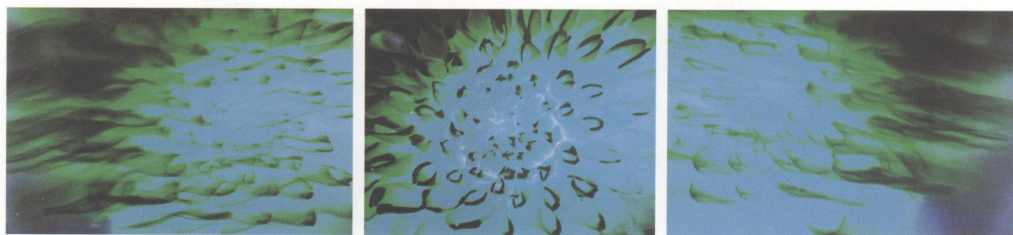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问题是，王小慧的花卉摄影之所以与众不同，也正是得益于她所经历的独特的人生历程。读她的花卉作品，或许也会联想到上面提到的优秀女摄影家拍摄花卉所展现的那样一种神采飞扬、飘逸俊秀的神韵，但是一旦试图将目光在她的花卉作品中多停留一些时间，就会体验到隐藏在背后的一份忧郁甚至是伤感的情怀。尤其是她的镜头距离花卉是那么的近，切入的角度往往又是那样的奇特，使人几乎在一瞬间忘记她所拍摄的是花卉，而是一群来自遥远的天国、舞动着不属于我们能理解的视觉语言的精灵。花瓣和叶片缓缓地旋转出奇异的舞步，让敏感的观赏者一时间看到了生之灿烂和死之不可避免。这就是王小慧的过人之处，也正是她那些积聚已久的生命体验给她带来的“恩赐”。

杜鹃啼血：生存与死亡的花卉意念

说到生与死，这使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位花卉摄影的高手，著名的美国摄影家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1946—1989），尽管这是一位男性摄影家，但是他对花卉的热爱，甚至超过了任何一位女性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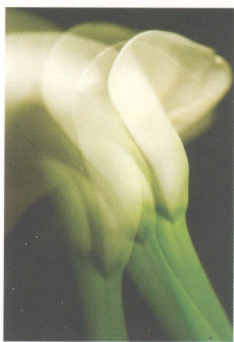


王小慧《花之灵》系列



王小慧《动感的花》系列

家。尤其在他去世以前，拍摄了大量的花卉作品，以异常精致的手法，将纯净的美感发挥到了极致。这些花卉的拍摄无论从用光上、背景的安排上，以及创意的构成上都达到了后人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梅普尔索普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位摄影家死于艾滋病，也许在面临死亡的威胁下，梅普尔索普正是通过他的作品转移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和忧虑，并以此重新创造更多可以令人赞叹的生命现象。但他所选择的是那些生命本身就比较短暂的花卉，并且以异常精美的形式加以体现，恰恰透露出他对生命“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道理很简单——一个生命的个体一旦发展到她最辉煌的一刻，接下来就是无可避免也是无可挽回的衰亡。美的极点正是死亡降临的前奏，这样象征性的比喻也许有人读懂了，但是人们却不愿意承认而已。因为人们无法忍受美丽的消亡，无法承受个体生命终将逝去的悲哀。而梅普尔索普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镜头中重复他的故事，直至故事还没有讲完，他就比凋谢的花卉先一步离开了这个世界，完成了他对艺术创造最后的欲望。因此读梅普尔索普的作品，那些几乎完美无瑕的影调和结构，那些对生命形态近乎绝望的构成方式，以及他所



王小慧《动感的花》系列

使用的中画幅照相机可能带来的视觉冲击力，都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然而作为一位女性来说，王小慧的花卉摄影在生与死的强烈冲击之间，并不逊色于梅普尔索普的惊心动魄。面对王小慧的花卉，在那些顽强舞动的花瓣中，所有抗拒诱惑的企图，也许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当然，和梅普尔索普的作品相比，王小慧的创作空间可能

更为广泛，袒露的叙述语言可能也更为丰富多彩，更为细腻。比如梅普尔索普仅仅展示美到极点的、或者是濒临死亡的花卉，而在王

小慧的镜头中，她不仅展现了花卉的生，花卉的死，甚至一些在中国传统理念中无法理喻的生存状态，也一并被她收入光影形色之中，常常令人大惑不解。比如她可以面对冰冻的花卉，提炼出一种抽象的凝固的幻觉，仅仅用“冰

清玉洁”来形容其中的

意境，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又比如她可以坦然地面对已经发霉的花卉，寻找到生命形态发生质的变化过程中所有的暗示，尽管在古典的意境中，已经有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类比，然而古典的意境仅仅还是一种唯美而已……这样的一种无论是对东方文化还是对西方文明的超越，展现出摄影家无所顾忌的创造欲望和极其天真的童年心态，唯其达到这样的一种超越生死的境界，才可以进入“出神入化”的妙境。



梅普尔索普《兰花》

于是在这样一个个定格的瞬间，又让我想起了许多年以前的那一场车祸，想到了王小慧所经历的生死离别。多少年前我曾经这样写道：“我想，假如把王小慧的故事拍成电影，一定会感动在生命的长途上艰难跋涉的观众。这部电影的导演最好就是王小慧自己，因为由她导演的电影《破碎的月亮》曾获得德国电影‘影评人’奖、奥地利国际艺术电影节特别奖。也许她自己就应该演这部电影的主角，不仅仅是因为她所具备的艺术天赋，更是由于她对生活最



王小慧《花之灵》系列

刻骨铭心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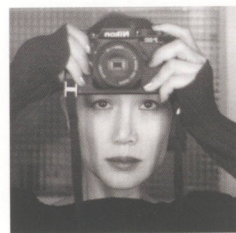
然而，一个在建筑、电影和摄影领域卓有成就的东方女性，在经历了肉体 and 心灵的双重打击，在死亡的边缘领悟了生与死的真谛



《破碎的月亮》剧照

之后，又充满自信地站起来了，手上依旧紧紧握着她心爱的照相机，缓缓地举到了眼前。此刻，我们也许无法看清王小慧那双充满灵性的眼睛，但从金属片撞击的快门声中，所有的故事又立刻有了

可以继续下去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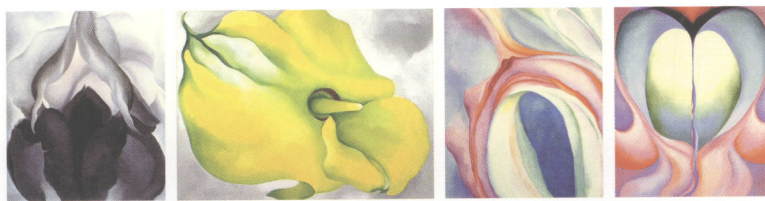
王小慧自画像

这些镌刻在心灵深处的滴血的痕迹，无一不在她日后的花卉摄影中体现出来，从而构成了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这些发源于内心的灵感闪现，恐怕不是谁都可以模仿和替代的，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看与被看：女性主义艺术的波澜不惊

假如我们跳出摄影的空间，从其他艺术样式比如和摄影最为相似的绘画等艺术中，寻找花卉视觉艺术的踪迹：一条惊人相似的轨迹，将花卉绘画作品和王小慧的新作无形中连接在一起，越发启迪我们对王小慧作品探究的兴趣。尤其是一些女性艺术家对花卉深蕴其中的性意识的发掘，不难理解女性对花卉钟情的另一层心理上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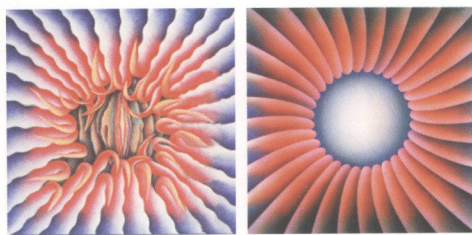
和前面提到的女摄影家坎宁安同时代的乔吉亚·奥吉夫 (Georgia O'Keeffe, 1887—1986)，在花卉绘画艺术上的探索，留下了独特的思维痕迹。这位出生于美国的女画家，以描绘大自然的



奥吉夫花卉绘画：《黑色鸛尾花》、《黄色马蹄莲》、《石竹花》、《系列》

半抽象的绘画著名。然而奥吉夫的故事，却是和一位著名摄影家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斯蒂格里兹。上个世纪90年代初，洛杉矶曾举办过一个题为《两个生命》的展览，展现了作为一个摄影家的斯蒂格里兹和作为一个画家的奥吉夫的艺术激情。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回溯到七十多年前那些飘着雪或是下着雨的浪漫日子，人们从斯蒂格里兹拍摄的奥吉夫的肖像和人体中，想象着他们在纽约著名的“291 展厅”第一次见面时的激烈争执，以及斯蒂格里兹第一次为奥吉夫按下快门时的激动心情。斯蒂格里兹的“291 展厅”在经营了12年后于1917年关闭，当时是以奥吉夫的画展作为一个句号的，然而却开始了这对恋人以后又成为夫妻的新的旅程的开始。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23岁，但是却并不妨碍相互之间爱的交流，尤其是斯蒂格里兹以其镜头热烈拥抱的奥吉夫形象，已经成为他们之间共同创作的结晶。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个体，奥吉夫以其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将视觉的目光延伸到了斯蒂格里兹所无法触及的空间。尤其是她从1924年开始创作的大幅花卉作品，以其干净、简洁的形式，天真的意境，不落俗臼，从而成为美国新现代主义的开拓者。

在奥吉夫的大幅花卉作品中，罂粟花、玉簪花、蝴蝶花、槭子花、喇叭花等花卉反反复复出现，她所选择的这些花形不仅与女性的生殖器官明显地相似，而且花大色浓，更强化了性意识的强大冲击力。花卉在她的作品中往往充满了整个画面，带有明显的向外扩张的



芝加哥作品：《飞跃》、《穿越花朵》

倾向，花心则刻画得细腻、清晰，富有挑逗甚至是挑战的意味，形象地构成了女性的性解放宣言。这样一种把传统观念视为羞耻的女性生殖器官表现得如此辉煌和

强有力的意识，给后来70年代的女性主义艺术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于是在70年代女性主义艺术达到高潮的时期，一大批女性艺术家在开拓属于女性自己空间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创作方式。其中美国女艺术家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 1939— ）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所创作的类似花卉的女性生殖形象，以更为大胆的方式，直接模糊了花卉与女性生殖器官的界限，让观众在似是而非的审美意念中，感受到了女性非凡的创造力。如果说古典艺术中随处可见的男性生殖形象通常是雄伟的，那么，芝加哥则将女性生殖形象创造得异常灿烂，这种灿烂的、类似花卉的形象在传统艺术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她从本质上对男性生殖及其由此象征的男性等级制度提出了挑战，展示出女性生殖与男性生殖同样强有力和具有象征意义。她把自己的奋斗历程，包括其中的甜酸苦辣，都写进了《穿越花朵》一书中。

芝加哥最为成功的作品，就是完整体现女性艺术观念的代表作《晚宴》。作品调动了多重与女性相关的元素，使用了“三角形”这一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符号，尤其是在餐桌的菜盘中，盛满的不是我们习惯看到的美味菜肴，而是类似花卉的女性生殖器的装饰图案，令所有的观众都为之震惊。芝加哥在这些作品中试图表达这样一种女性艺术家的观念：“主动地看自己和被看是不同的，这种力量的产生来自于你对自己性别有认识，对女性自身有了解。”正是这样一种看与被看之间的强力反弹，使女性艺术和花卉之间的关联，就有了深不可测的时空张力。在她另外一幅代表作《穿越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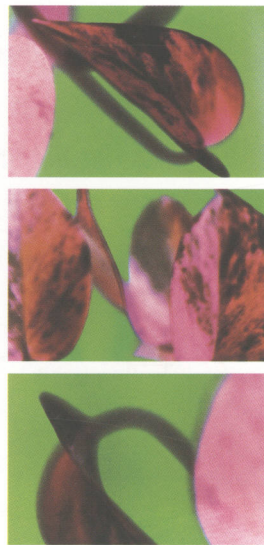


芝加哥作品：《晚宴》（局部）、《原始的偶像》（局部）

中，我们仿佛通过女性强烈的拥抱，旋转着进入子宫湿润的深层，或是升腾着向着无垠的太空翱翔——花卉所构成的强大魔力，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

性情流露：全力突破神秘的底层意识

然而当你翻开手中的这本画册时，面对王小慧最新呈现给我们的花卉摄影作品，一定会惊讶生命的奇观竟会和花卉如此关联，如此让人着迷。我们同样看到了花卉在王小慧的镜头中自由地绽放成人类华丽的性灵空间，给人以纯净却无法抗拒的生命诱惑。这些花卉的客观瞬间形态已经产生了异化，尤其是微距镜头的逼近，加上特殊的光线效果的烘托，所有的花卉都似乎将其最为感性的一面，甚至将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崇拜的生殖文化样式，尽情地舒展在王小慧的镜头面前。那些流动的叶片，舒展的花瓣，摇曳的枝干，往往会因为出人意料之外的切割或构成，或者是不同寻常的光线氛围，使观众在似与不似之间徘徊不定——我们明明知道艺术家给我们展现的是花卉，但是往往我们又不忍简单地将它们作为花卉来欣赏，因为生怕这样一来会使艺术审美的空间局限化和单一化，失去了和艺术家多重空间对话的可能。甚至我们会一时间无法看出这些作品就是我



王小慧《花之灵》系列



王小慧《花之灵》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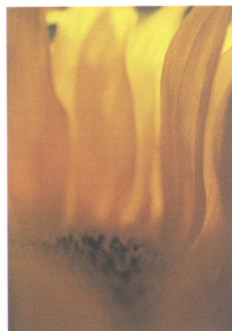
们所司空见惯的花卉，在几经认同的辨认之后，才会感叹艺术家的魅力和造物主的伟大。尤其是那些如同生殖器官的美丽幻影，将生命不可抗拒的活力和华丽柔美的形态巧妙结合在一起，每一簇光影形态，都

可能是激情喷涌的结果。许多造型和画面，几乎和前面提到的奥吉夫、芝加哥的作品如出一辙，但是从摄影本体的创造特征分析，就会发现，王小慧的这些新作，具有更高的难度和更为神秘的意境。

理由也许很简单：尽管画家和摄影家都是从花卉中看到了生命的活力，但是对于可以虚构的画家来说，将花卉变形或是重构成生殖器官的形象，也许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对于手中使用照相机的摄影家来说，向来受到以纪实为第一特征的摄影写实空间的限制，要想从微小的花瓣甚至花蕊中提炼出生殖的力量，一定具有相当的难度。这不仅是一个观察和发现的过程，还有一个以物理和化学的方式重构世界的能力。“惜花常恨春归早，更何况落红无数”，从一



王小慧《花之性》系列



王小慧《花之性》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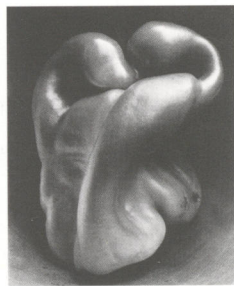
开始拍摄花卉，王小慧的冰箱里除了胶卷就是花，那些来不及拍摄的花卉被她珍藏在冷冻的空间里，试图更多地保留对美丽的记忆。王小慧早期的花卉作品，多少还带有一些写实的意味。但是随着她对花卉的深入观察，越来越抽象的，或者说越来越带有自由的构成样式逐渐占据了画面的空间，使人在似与不似之间，使人在情感与哲理的错位之中，有了更多理解花卉的可能……读王小慧早期的花卉作品，你始终会处于一种迷乱的矛盾时空之中，恍惚间让人失去了时空的对照路标，所有的古典、现代甚至后现代，都会成为一种可能。

然而到了今天，迷乱的矛盾时空突然间凝固在一个新的视觉坐标上，那些酷似生殖器官的花卉作品反而一时间令人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定位。如果说面对画家的作品，我们会惊叹他们想象力空间的奇幻，那么面对摄影家的作品，尤其是面对王小慧的这些新作，除了在想象力之外，我们也许只能发出一声惊叹！“一花一世

界”，当面对的是微观世界中的我们自身的本体，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神奇而微妙的吗？

这使我想起了美国摄影家爱德华·韦斯顿说过的话：“同人类的眼睛相比，照相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但人们为什么不想利用它呢？”韦斯顿就经常以8×10英寸的室外大型照相机为武器，将廉价镜头的光圈缩小到F/64来拍摄人眼所看不到世界。特别是面对一些并不显眼的物体，诸如青椒、贝壳、岩石等形态，从而制作出富有诗意、同时在感官上又异常精确的影像。用他的话说：“任何事物，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激动了我，我就拍摄它。我不是专门去物色那些不寻常的题材，而是要使寻常的题材变成不寻常的作品。”以他那幅在20世纪80年代就高达14000美元收藏价的《甜椒》来说，利用精妙的光影效果挖掘出了甜椒内在的生命奥秘，“把人们带到了一个超出于感觉世界以外的新的境界之中，把现实世界的内核明确无误，但又神秘莫测地显露出来”。安塞尔·亚当斯曾如此写道：“实质上韦斯顿是当今少数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之一。他重新创造了自然界的事物形态和力量；他使得这些形态意味深长地成为世界的基本单元。他的作品启发了人们的内在历程，使之达到精神上的完善程度。”

是否可以这样说，王小慧通过花卉对生命形态的挖掘，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韦斯顿所使用的是黑白画面和大型座机，王小慧使用的是彩色材料和小型的135相机。后者与之相匹敌的，正是摄影家过人的心智和非凡的能力。王小慧太忙了，她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她很少有时间在一个地方安静地呆上一段时间。她的拍摄都是在紧张的生活空隙完成的。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幅图景：王小慧一手拿着照相机，一手举着花卉，在镜头与花卉不断逼近的过程中，还要选择不同的光线角度，调整光线的不同穿透力，从而在一个最合适的瞬间，按下手中的快门。双手的平衡，脚部的移动，视觉的紧张注视，以及心灵的敏感



韦斯顿《甜椒》

拓张，全部汇集到数十分之一秒的瞬间最后定格——可以想象难度之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体验过程！

尽管对于这样一种人类生殖文化的提炼和升华，在我前面提到的一些摄影家的作品中也已经有所显示，比如莫多蒂的《玫瑰，墨西哥》，或是坎宁安的《木兰花》，但是她们的作品还显得相对含蓄，还仅仅停留在视觉的象征性诱惑的层次，远远没有王小慧的作品来得如此大胆，如此逼真，如此恣肆汪洋，如此奔放洒脱。因此，这些非同凡响的作品一方面以其真实的力量征服着观众的视觉，同时又以其神秘的意境撩拨着观众的心绪，一种介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强大张力，维系着人类最为神秘的底层意识，突破了似与不似的简单逻辑定理，能使人读之不为之心颤？

男女平权：冷静面对艺术的再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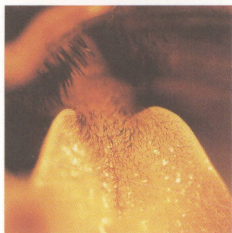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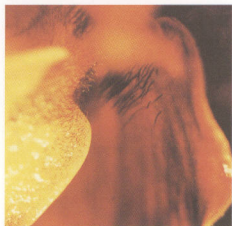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将王小慧的新作和前面提到的女性艺术家如奥吉夫或是芝加哥进行比较，还可以洞察到王小慧作品的过人之处。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不管是奥吉夫还是芝加哥，她们对女性生殖器官的灿烂描绘，以前所未有的穿透力所希望展现的，就是恢复女性的自信和欲望。的确，许多年来女性艺术在男性的强权话语的制约下，在女性面对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中，自尊和自信遭到破坏的程度相当严重。于是这些艺术家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女性主义的大旗，甚至以女性的强权取代男性的强权。我们透过奥吉夫的大画幅花卉作品，看到的是女性潜意识中的美丽梦幻，使男性的习惯性思维受到了重创。我们透过芝加哥的《穿越花朵》，感受到一种真



王小慧《花之性》系列

实、坦率、执着的艺术精神，尽管在艺术本身，也许会显得有点霸道。然而我们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审视这些作品，在被这些女性主义艺术所激动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她们急于得到社会认同的欲望，从而展示出



王小慧《花之性》系列

的偏激甚至是焦虑的心态。然而阅读王小慧的作品，却发现她的作品在显得较为温和的背景中，其实注入了更为复杂的人文因素，从而不再简单地局限于女性主义的孤独和冲突之中。

的确，60和70年代的女性主义艺术已经尘埃落定，激情过去之后的艺术要求更为冷静的思考和突破。在王小慧将镜头逐渐深入花卉核心的过程中，她不仅看到了女性的情怀，同时也看到了男性的力量，她是以两性平权的视点，找到了对人性最为直接却是平衡的选择。或者说，她在整个异常投入的拍摄过程中，以天生的敏感和直觉，对人性的形态外化，将女性和男性一起放在了同等重要的视觉空间，完成了以“性”的魅力为主导的花卉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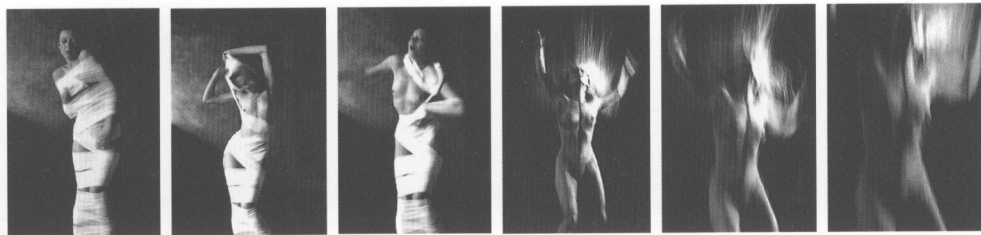
其实这些作品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王小慧视觉目光不断深化过程中的一次大规模集中的爆发，只是来得如此强烈和精彩，从而使人不知所措。还记得王小慧那幅在摄影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行走的人》吗？那一朵看似柔美无骨的花朵，在淡淡的色彩和飘忽的线条下，却踏出了男性坚实的步履。人们在惊讶摄影家奇特的发现目光和完美的造型构思的同时，是否想到了王小慧在她以后的探索中，会走得更远……

芝加哥曾经这样说过：“人们认为女性主义艺术是20世纪70年代的东西，早已成为过去；但我认为女性主义艺术正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着。当女性艺术家开始享有自由权，并且以女性的身份表达她们自己时，那才是女性主义艺术的开始。”也许没有必要将王小慧的花卉摄影一定划入女性主义艺术的范畴，



王小慧《行走的人》

但是从女性主义的个性凸显到男女平权的大胆探索,王小慧的花卉摄影也许早已突破了某一种观念、某一个流派的局限,她所找到的是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空间——应该确切地说,是自己的生活空间。她所希望表达的,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的生命体验,也许这其中还寄托着对某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纪念,对生命中曾经震撼过自己的生死契阔抉择的追忆——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角度论证,我们也许仅仅看到了冰山浮出水面的三分之一,还有更深层的三分之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也许连王小慧自己也无法真正清晰地意识到。但是生活本身留给她的或深或浅的痕迹,总是一点一点在她的作品中间顽强地表现出来,这是谁也无法预料、谁也无法抑制的——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原本就应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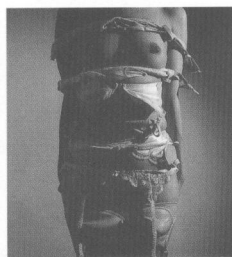
王小慧《自我解脱》系列



王小慧《试图带走珍贵东西》

性的辉煌：人体与花卉摄影灿烂与共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王小慧更早些时候拍摄的人体摄影作品——当时还没有想到今天的王小慧能给我们带来如此多彩的花卉作品。我曾经这样说过:“我尤其偏爱王小慧的那些与人体相关的摄影作品,这是她在车祸前后所进行的大胆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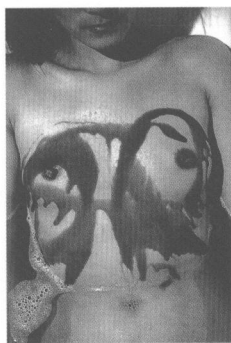
王小慧《部分被解放的女人》

之所以说那是一些与人体相关的摄影作品,是因为在她镜头中的人体,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体作品,也就是说不再是那些著名的摄影家对人体所投去的那一类纯美的注视。很幸运的是,当王小慧将目光注视着灵与肉冲突的那一刻,正好跳过了纯美的视野,以独特的视觉力量撕开了生命脆弱的外衣,让人震颤不已。比如读一下王小慧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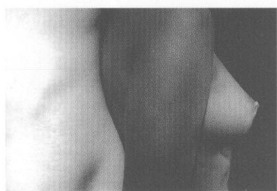
些作品的标题:《试图带走珍贵的东西》、《部分被解放的女人》、《阴阳》系列、《洗去血迹》系列、《人际关系》系列、《自我解脱》系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足够的智慧灵气使王小慧在经过了理性的思考之后,使理性包装下的感性目光勃发出诱人的生机。因此,在她的镜头下,与人体相关的摄影作品展开了一个令一些人震惊慑服,而让另一些人茫然不知所措的矛盾空间。

读王小慧的人体系列,不能不被其严谨的思维逻辑所折服(也许建筑设计精确要求奠定了这种思维的基础,而对人生独特的理解强化了这种思维的内涵深度),更为其无所不在的灵魂述说所震撼——她以女性的直觉面对男性的和女性的裸体,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哲学理念作为解剖刀,然后用“庖丁解牛”般锐利的思维目光开始了对生命的剖析:灵与肉的冲突在这黑与白、柔与刚、曲与直、实与虚、平面与立体的简化中将观看者的感觉紧紧地缠绕,让你无法挣脱。其实这些作品本身,就已经揭示了人性最为敏感的东西,包括肉体性和性灵的扭曲和冲突。只是作为一个东方女性,在拍摄的过程中,还是以相对含蓄的视觉方式,留给人们画面之外的想象空间而已。纯粹的肉体维度仅仅是身体结构的一种线索,然而随着这条线索的引导,我们可以找到生命最初的状态。也许,在肉体 and 灵魂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人体,又如何从人体中挖掘出精神的力量。人体是一个神秘的剧场,为所有的交易提供了一个舞台——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甚至是感觉的——从内部结构一直到外部的世界。

这就让我们想到,让身体作为一种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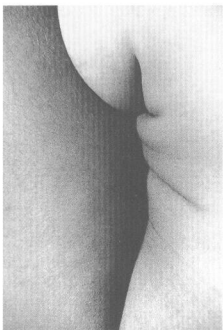
王小慧《洗去血迹》系列



王小慧《阴阳》系列

达灵魂的媒体,同样具有多种可能。于是,幻想,以及困扰人的情绪和梦想在这些构造中找到了位置。身体可以被赋予不可思议的和奇妙的属性,或者以虚构的样式进入神秘的存在。那么在王小慧的人体与花卉摄影之间,我们不是也可以同样体验到这样一种博大的精神力量吗?

从1991年布拉格的那次车祸以后,当王小慧在失去自己的亲人并昏迷了两天半之后,当她在医院中用照相机开始了一系列的自拍像之后,生命的岁月已经翻过了12个年头。王小慧以其浓郁的生命色彩摆脱了宿命而进入了义无反顾的执着追求之中。很少有这样的女性能够承受命运如此的重负,当一切的偶然似乎毫无规则地构成了一次必然之后,我们也就从必然中体验到了生命作为一种个体的可贵之处。我们看到的是她对理念解构之后更深沉的感性表达,而不是一种无望的抗争和阴郁。在她的人体作品中,她在寻找一种对话的可能,在将人的欲望分解成黑和白的、虚和实的以及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光影形态时,她以异常冷静的力量控制着画面,力图使作品不至于滑向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误区,哪怕引起不少人的误读——焦点依然在“性”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上。然而人们已经看到,人体审美在当代的走红,必然使“性”的问题受到世人的瞩目。“性”在当代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这确实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引起争议的奇观。从根本上说,性与美应该是一致的,美的内涵就是性的内涵。就人体审美而言,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性的一次有预谋的演出,只是性的浪漫化,或者说,是性的羞耻化、神秘化的幻化。因此,承认性在审美活动中的正当地位,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的一大功绩。如今,正如王小慧当年的人体摄影作品一样,她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强烈的以性意识为



王小慧《阴阳》系列



王小慧车祸后病床上的自拍像

视觉焦点的花卉摄影作品,也难免会引起一些困惑不解和误读,这也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今人们不是早已习惯了对王小慧人体作品的解读?

花之魅惑:贯穿其中的观念艺术意识

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其创作阶段的变化,总是和整个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从王小慧拿起照相机的那一天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从对摄影的喜爱到逐渐进入对摄影艺术理解的更深层次,她的创作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清醒而独到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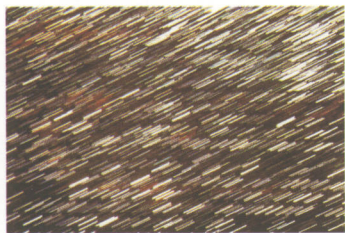
尽管她已经将自己的创作融为生命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拿起照相机的那一个瞬间,往往是以敏锐的视觉观察和燃烧的创作激情投入创作的。但是在每一次按动快门之后,理性的思考又成为继续前行的动力。尤其是一旦创作完成之后,在面对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面前,往往又会发现许多在拍摄过程中无法直接感受到的东西。在经过一番



王小慧自拍像《孩子的梦》

梳理和反复的分析之后,她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寻找花卉可能给她带来的种种诱惑,从而试图以更为强劲的姿态和花卉对话,试图在更令人信服的层面找到生命的哲理。当然这样的一种寻寻觅觅的过程,并不是说一定是在每一次面对花卉的拍摄过程中,清醒地提醒自己更理性地面对创作,而是会以更大的热情和更为饱满的激情去投入其中。然而正是有了在面对作品时理性的分析和冷静的思索,拍摄时的激情投入才会有更为坚实的基础。感性的介入和理性的回归,我以为正是王小慧花卉摄影的成功之道。这里面有先天的悟性和聪慧,更有生活的经历尤其是磨难带来的积淀,其中缺一不可。

其实从这些花卉作品中,可以看到作为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的



王小慧动态抽象摄影《本质之光》系列

组成部分——观念艺术的探索已经出现其中。我们不妨从中焦距镜头对她的花卉摄影的注视中，退回到广角镜头对她整个创作方式的全面扫描范围，就可以清晰地发现，她的整个创作历程，对花卉摄影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论述的，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一直影响着她的各种题材的拍摄，包括早期唯美的风景、变幻的人体、纪实的人物、动态的抽象摄影，甚至导演的几部电影，都可以看到一步一步深入的过程。尤其是在王小慧最近推出的一组观念艺术作品《红孩儿》，更是以观念艺术的全新探索风格，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面对着一张张色彩被刻意夸张的脸庞中，我们所读到的是一种对生命的独到理解，一种无法回避的对现代人生的追问的探究。其实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具有现代观念的思考和创作风格，已经渗透到世界艺术的各个领域。只是在中国，对于这样一种较为前卫的表现手法和意念，很少有艺术家在进行有意识的探索。往返于东西方艺术领域之间的王小慧，以其过人的天赋开始了她的新一轮突破。那么回过头来再读她的花之魅惑，不也可以隐隐约约地发现，她对花卉的理解，已经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美丽、构成、抽象等等空间状态，而是进入了对人性、对人的意识观念的大胆探索，它和王小慧的整个创作历程，结合得如此紧密，令人感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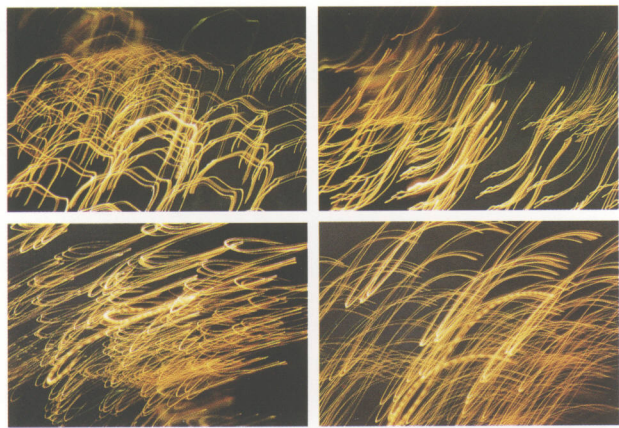


王小慧《红孩儿》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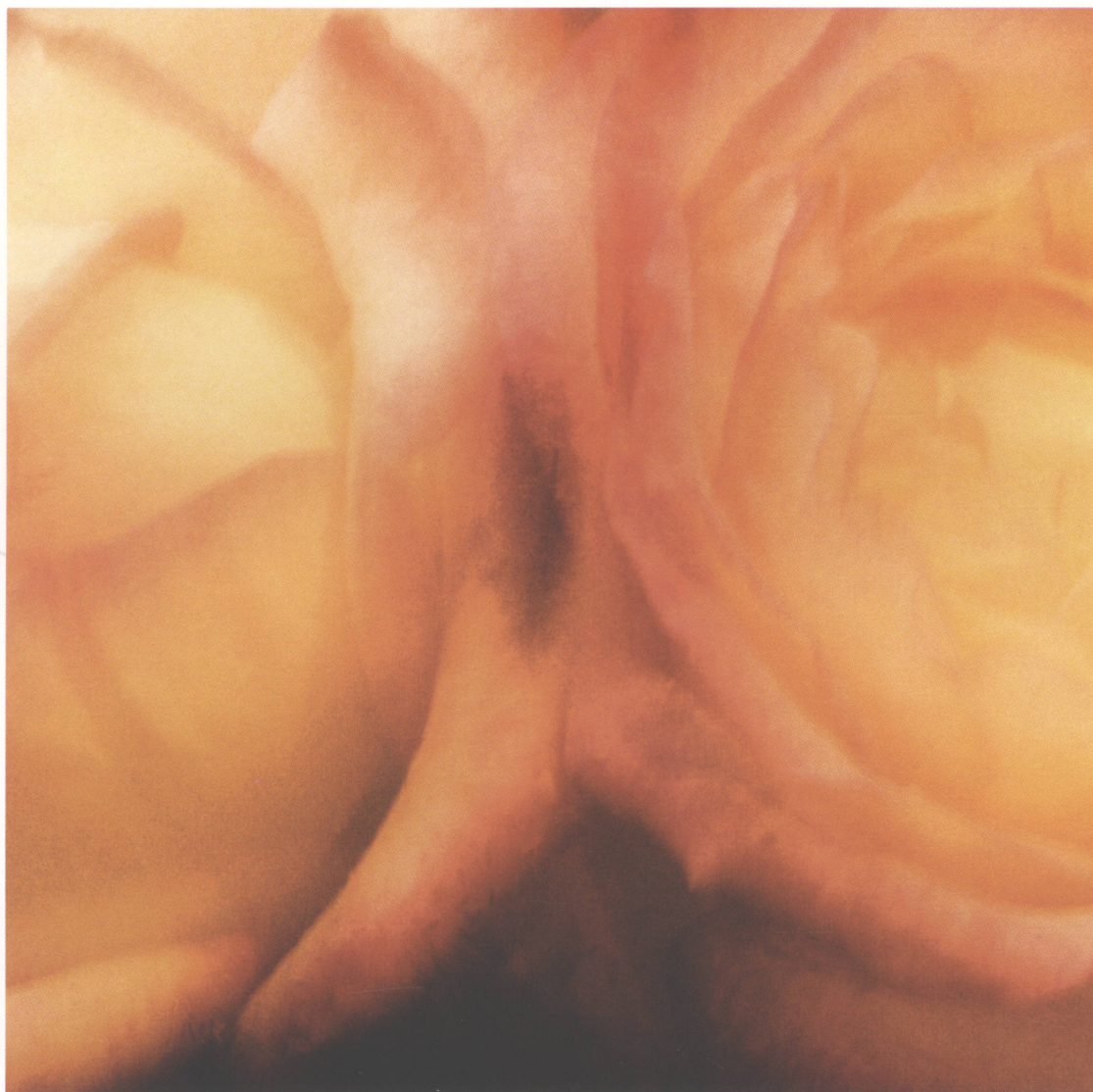
那么，让我们在一个风和日丽，秋阳如火的黄昏，或是在一个云淡天青，春风拂面的夜晚，再一次翻开手中的这本画册，随着一页又一页春花秋实的斑斓光影，去阅读一位优秀女性的人生履历，你会发现，王小慧的故事还会带给你更多的惊喜！

摄影理论家 林路

2003年6月于上海太原斗室



王小慧动态抽象摄影《本质之光》系列



DF99-6-15